

肆、朝鮮儒者詮釋《論語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的思想基礎

黃俊傑*

一、前言

《論語·學而·1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在東亞儒家思想史上具有特殊之地位。明儒劉宗周（1578-1645）說：「『學』字是孔門第一義，『時習』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。孔子一生精神，開萬古門庭闔奧，實盡於此」，¹德川時代日本古學派儒者伊藤仁齋（1625-1705）說：「《論語》以『學』之一字。為一部開首，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書之首，蓋一部小《論語》云」。²十八世紀朝鮮儒者奇學敬（1741-1809）說：「〈學而〉一章，即是書開卷第一義，而其該體用、兼本末，自初學入德，以至人君為治之序，莫不推驗」。³東亞各國儒者在啟誦《論語》之際，對於「學而時習之」章都提出各種詮釋。朝鮮時代（1392-1910）

*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

¹ 〔明〕劉宗周：《論語學案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6），卷1，頁1。

² 《論語古義》，收入：關儀一郎編：《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》（東京：鳳出版，1973），頁2。

³ 奇學敬：《御製經義條對—論語》，氏著：《謙齋集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（漢城：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，1988），第26冊，論語九，頁3。

朝鮮儒者對《論語·學而·1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，也像中國與日本儒者一樣付予高度的重視，他們詮釋這一章留下大量的文字。

朝鮮時代儒者解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，大致依循兩種思想基礎進行解釋，第一是本《大學》解《論語》，第二是依循朱子的詮釋典範。第一個思想基礎使多數朝鮮儒者將孔子「學而時習之」的「學」字，理解為《大學》的「明明德」的工夫。第二個思想基礎則使許多朝鮮儒者常透過朱子（晦庵，1130-1200）的哲學系統詮釋孔學，其中尤其以「心與理之關係」最為關鍵。朝鮮儒者從這兩個思想基礎出發解釋孔子的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，引發許多哲學問題，值得我們細加探討。

二、本《大學》解《論語》：「學者，所以明明德也」⁴及其問題

朝鮮儒者循《大學》的思想體系解讀《論語》，並將《論語》的重要章節中的思想概念，放在《大學》的體系中加以詮釋。十八世紀下半葉的高廷鳳（1743-1822）解釋《論語·學而·1》云：⁵

《論語》學而章三節，即一部《大學》之全體大用，而其工夫效驗，徹頭徹尾。淺言之，則初學入德之門，莫

⁴ 高廷鳳：《御製經書疑義條對一論語》，氏著：《水村集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6冊，論語九，頁23-25。

⁵ 同上註。

切於此；推言之，則聖神功化之極實，亦無以加此。夫學而時習，學者所以明明德也，而在人君，則遜志時敏之，同此時字也。朋來而樂，學者所以新民也，而在人君，則修文德以來之來，同此來字也，不知不愠，學者所以止至善也，而在人君，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同此極功也。一言而上下皆通、凡聖一致者，雖於六經之中，鮮有此章之比。

高廷鳳認為〈學而〉篇第一章的思想內涵，就是《大學》之內容。所謂「學」，就是指《大學》的「明明德」工夫。高廷鳳的詮釋，獲得後儒的呼應。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徐俊輔（字穉秀，號竹坡，1770-1856）更推衍高廷鳳之說，認為〈學而〉章之要義含攝《大學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易》、《詩》等經典，他說：⁶

吾讀《論語》首章，不覺手舞足蹈，若將聲入心通。蓋嘗沉潛玩蹟於首尾三節，《大學》之工夫功效，《尚書》之心學政事，與夫《易》《詩》之奧旨微義，盡在於此一章。其曰學而時習者，明明德工夫，善習之，則止至善之效著焉，殷宗之典于學、唐堯之明峻德也。其曰朋自遠方來者，新民之工夫，言其樂處，止至善之效著焉，禹謨之修文德以來之、齊風之知子之來也。其曰不知不愠云而，明德、新民、所以止至善之極工能事畢矣。大《易》所謂「龍德而隱者」也，有是哉？吾夫子處潛龍

⁶ 徐俊輔：《魯論夏箋》，氏著：《弘齋全書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8冊，論語十一，頁354-356。

勿用之地，真有不見是而無悶之德，此誠確乎？其不可拔潛龍也，其惟吾夫子當之。《魯論》之首載此章者，即亦鄉黨畫聖人之筆法，吾安得不讀之欲手足舞蹈，若將聲入心通然乎哉！

徐基德（號石南居士，1832-？）也將「學」解為「大學之道」，他說：⁷

對此學字與「志于學」之學同，即大學之道也。其曰時習者，致知力行之事，而非若俗學之徒事講誦而已。今之學者從大學而入，據知行而習之，則不失聖人之旨意也。

李嶽（字峙穆，號桂楊，1842-1928）也說：⁸

《大學》，孔氏之遺書，而為初學入德之門也。〈學而〉為書之首篇，而為學者入道之門，則德為體而道為用，互相表裏之書也。當時三千之徒，莫不聞其說，則聖人雖不言學習從入之方，而皆知明德、新民、止於至善之學矣。故曾子之學，日省其身，必曰傳不習乎，獨得聖人之宗旨，則學者時習之工，當從《大學》而入門，庶幾乎聖人之旨意矣。

⁷ 徐基德：《論孟經義問對一論語》，氏著：《石南居士續稟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9冊，論語十二，頁563-564。

⁸ 李嶽：《經義問對一論語》，氏著：《桂陽遺稿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30冊，論語十三，頁205-209。

根據上述資料，高廷鳳、徐基德、李嶽都將〈學而〉篇第一章「學而時習之」的「學」理解為學「大學之道」，也就是指「明明德工夫」。

但是，朝鮮儒者將孔子所說的「學」解釋為「明明德工夫」，雖然可以將《論語》與《大學》融於一爐而冶之，但都涉及兩個問題：

(1)「明德」的成立基礎何在？

(2)「明明德」如何可能？

這兩個問題在朱子的《大學章句》中有明確的分析，朱子說：

9

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；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。止者，必至於事而不遷之意。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、新民，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。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此三者，大學之綱領也。

朱子解釋「明德」是指天所賦予人「具眾理而應萬事」之本質，這種本質朱子稱之為「性」，他在《孟子集註》解釋告子所謂

⁹ 朱熹：《大學章句》，收入氏著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），頁3。

的「生之謂性」一語時說：¹⁰

性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。生者，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。性，形而上者也。氣，性而下者也。人物之生，莫不有是性，亦莫不有是氣。然以氣言之，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莫不異也。以理言之，則仁義理智之稟，豈物之所得而全哉。

朱子從他的理氣二元論出發，論證「性即理」的主張，認為這種「具眾理而應萬事」的「性」就是人天生之「明德」。但是這種「明德」常會受到「氣」之蒙蔽而不明。朱子在《大學或問》中提出非常詳盡的解釋，他說：¹¹

以其理而言之，則萬物一原，固無人物貴賤之殊；以其氣而言之，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，得其偏且塞者為物，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。彼賤而為物者，既梏於形氣之偏塞，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。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，而其性為最貴，故其方寸之間，虛靈洞徹，萬理咸備，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，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，亦不外焉，是則所謂明德者也。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，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，故其所賦之質，清者智而濁者愚，美者賢而

¹⁰ 朱熹：《孟子集註》，收入氏著：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，卷六，「告子章句上」，頁。

¹¹ 朱熹：《四書或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，卷一，頁3-4。

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。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，而無少不明，其有不及乎此，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。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，接乎事物無窮之變，則其目之欲色，耳之欲聲，口之欲味，鼻之欲臭，四肢之欲安佚，所以害乎其德者，又豈可勝言也哉！二者相因，反覆深固，是以此德之明，日益昏昧，而此心之靈，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。是則雖曰有人之形，而實何以遠於禽獸，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，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。然而本明之體，得之於天，終有不可得而昧者，是以雖其昏蔽之極，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，則即此空隙之中，而其本體已洞然矣。是以聖人施教，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，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。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，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，而因其所發，以啟其明之大端也；繼之以誠意、正心、脩身之目者，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，而反之於身，以致其明之之實也。夫既有以啟其明之之端，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，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，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，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！是則所謂明明德者，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。

根據朱子以上的解釋，人心原初狀態是「虛靈洞徹，萬理皆備」，但是受到「氣質物慾之累」而不免於昏蔽，所以「明明德」乃成為必要之工夫。

朝鮮儒者本《大學》解《論語》，將「學」解釋為「明明德工夫」，但是卻未曾針對上述兩個問題有所討論，不免有所

不足。

三、朱子學典範下的《論語》詮釋：

朝鮮儒者解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的第二個思想基礎，就是朱子的解釋典範。正如《四書》的其他篇章一樣，朱子的解釋是七百年來東亞儒者解讀《四書》的典範，不論是朱子學者或是反朱學者，都無可迴避地必須面對朱子的解釋典範，或接納，或推演，或批駁，或諍議，但絕不能棄朱子於不顧。朝鮮儒者更是籠罩在朱子學的影響之下，而對「學而時習之」章提出解釋。

朝鮮儒者的詮釋言論，主要集中在兩項議題：

(1) 在「學」之過程中「心」與「理」之關係：

朝鮮儒學深深地浸潤於朱子學傳統之中，他們解釋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之涵義，仍循朱子之軌跡，首先觸及「學」之過程中「心」與「理」之關係。十九世紀儒者朴文一（字大殊，號雲菴，1822-1894）說：¹²

學之為言效也。蓋人之有生，莫不有性，而其性也本善，人能因性以有之則，合下便聖，復何待於學也？堯舜性之是也。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，苟不效先覺所為，則無以明善而復其初也，此學所以不容不務者固如是。又不

¹² 朴文一：《經義一論語》，氏著：《雲菴集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9冊，論語十二，頁453-455。

為無時不習，則工夫間斷，無由發明，其所以窮究者不審，故心與理違，而所知者若信若疑，踐履者不熟，故身與事殆，而所行者或斷或續，號為講學者，誠不濟事。惟其學矣，而復習習矣，而復無時不習，然後真積力久，足目漸到，其於天下之理，通透活絡，而向之懵然無知者，曉然如盲者之眼明，而無物不得以辨其黑白。亦於天下之事，爛熟痛決，而向之倥然無能者，坦然如凡者之腳健，而無處不得以致其極遠也。如是則所謂義理之悅我心，豈特如芻豢之悅口而已哉？此學所以不能自己，而卒就乎其極者也。

朴文一在上文中的論述，完全循朱子的思路，他認為人氣稟有所不齊，如果不學習先覺之典範，則「心與理違」，無以「明善而復其初」。朴文一主張，人必須經過「學」的功夫，才能通達天下之理，爛熟天下之事。朴文一的解釋完全與朱子的說法互相呼應，朱子說：¹³

學而時習，何以說也？曰：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，而於其所知之理，所能之事，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，如鳥之習飛然，則其所學者熟，而中心悅懌也。蓋人而不學，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，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，固若冥行而已矣。然學矣而不習，則表裏扞格，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；習矣而不時，則工夫間斷，而無以成其習之之

¹³ 朱熹：《四書或問》，卷1，頁103-104。

功。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，亦且枯燥生澀，而無可嗜之味，危殆杌隉，而無可即之安矣。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，則其心與理相涵，而所知者益精，身與事相安，而所能者益固，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，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，必皆有以自得於心，而不能以語諸人者，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，雖芻豢之甘於口，亦不足以喻其美矣，此學之始也。

朱子強調「學」的功夫的必要性。只有「學」才能達到「心與理相涵」的境界。朱子完全從他所撰〈大學格物補傳〉的思路出發，詮釋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。朱子〈補傳〉主張，宇宙間所有的存在都有其理則（「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」），而且，人的心均有認知的能力（「人心之靈，莫不有知」）。因此，「心」對「理」的認知與統攝乃成為可能。於是，「心」與「理」這兩項不同質之物，乃又可以取得互動。更精確地說，「心」、「理」兩分正是「心」、「理」互動的基礎，這是朱子學中「心」與「理」關係的兩個面向。¹⁴朱子在〈大學格物補傳〉中的看法，也出現在他對《孟子·公孫丑上·2》「知言」這句話的解釋之中。朱子認為：「心」具有「知」的能力，¹⁵「心」之體用顯微無間，

¹⁴ 關於朱子的〈大學格物補傳〉，晚近的研究成果，參考：楊儒賓，〈朱子的格物補傳所衍生的問題〉，《史學評論》，第5期（1983），頁133-172；市川安司，〈朱子哲學に見える「知」の一考察—《大學章句》「致知」の注を中心にして〉，收入：市川安司，《朱子哲學考論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5），頁29-68；大濱皓，《朱子哲學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83），第7章，頁239-267。

¹⁵ 黎靖德編：《朱子語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），第1冊，卷15，頁300。

可以「窮理而貫通」，¹⁶而其極致可以達到於「天下事物之理，知無不到」¹⁷的境界。

朱子認為從「心」「理」二分到「心」鑑知「理」之關鍵，在於人心之「格物窮理」。朱子主張：¹⁸

儒者之學，大要以窮理為先。蓋凡一物有一理，須先明此，然後心之所發，輕重長短，如有準則。若不於此先致其知，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，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，泛然而無所準則，則其所存所發，亦何自而中於理乎？

朱子認為，「心」之所以可以成為「準則」，乃是以「致知」為其前提。朱子又說：「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，窮得十分盡，方是格物。不是此心，如何去窮理？」¹⁹朱子思想中的「心」與事物之「理」並不是一體之兩面，所以，如何使「心」鑑知「理」，就構成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。正如朱子在《大學或問》所說：「人之所以為學，心與理而已矣。心雖主乎一身，而其體之虛靈，足以管乎天下之理。理雖散在萬物，而其用之微妙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。」²⁰朱子思想中的「理」包括「自然」、「所以

¹⁶ 朱熹：《孟子或問》，收入：《朱子遺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康熙中禦兒呂氏寶誥堂刊本），第5冊，卷13，頁1，上半頁。

¹⁷ 朱熹：《孟子或問》，卷13，頁1，上半頁。

¹⁸ 《朱子文集》（臺北：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，2000，以下引用均用此版本），第3冊，卷30，〈答張敬夫〉，頁1156。

¹⁹ 《朱子語類》，第8冊，卷121，頁2940。

²⁰ 朱熹：《大學或問》（京都：中文出版社影印和刻近世漢籍叢刊本，1977），頁40。

然」、「所當然」等普遍理則。²¹這種普遍理則皆有待「心」發揮認知功能加以認識，「理」並不即等於「心」，「心」必須講求認識「理」之功夫與程序。這種功夫與程序就在於孔子所說的「學而時習之」這句話之中。

韓儒朴文一從「心」「理」二分到「心」與「理」合一，論證「學」之必要性，完全循朱子學的思想模式。

在朱子學的系統中，「理」這個概念具有雙重之內涵。「理」既是「天理之節文」，又是「人事之儀則」。「理」既是宇宙萬事萬物運行之理則，又是人世間之道德規範。「理」既是「所以然」，又是「所當然」，所以朱子的「理」之哲學衍生諸多哲學問題。但是，朝鮮儒者在朱子學的典範之下解釋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時，並未觸及「理」之雙重性這個問題。大多數韓儒多半將「理」理解為心性之「理」，也就是朱子所謂「人事之儀則」，而忽略朱子的「理」作為規律這個面向，也就是朱子所謂「天理之自然」的面向。

說明韓儒這種詮釋傾向，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田愚（字子明，號艮齋，1842-1928）對「學而時習之」的解釋，具有代表性的意義，他說：²²

《論語》開卷第一字，是指學性言；《孟子》首章仁義，

²¹ 參考陳榮捷：〈理的觀念之進展〉，《崇基學報》第4卷第1期（1964年11月），頁1-9；Wing-tsit Chan, *Chu Hsi: Life and Thought* (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 1987), p. 49；陳榮捷：《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6），頁135。

²² 田愚：《讀論語》，氏著：《艮齋私稿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30冊，論語十三，頁153-154。

亦是性；《大學》首章所止之至善，亦是性；《中庸》首句又直言性。聖賢之言，舍性字無所謂學，奈何近儒卻以貶箇性字為宗旨。其不然者，其心亦不肯以性為主宰，吾懼夫聖門性學殆其絕矣。學是何所學？欲學氣、學心，則氣有精粗，非可學者也。心有時踰矩違仁，亦非可學者也。然則不得不以性為師也。夫先覺之所知所行，皆性也，此聖門本天之學也。《註》：「學之正」，實指此而言，若以心與氣為之本，則是佛、老之傳也。次節《註》：「以善及人」，亦指性之善而云爾。三節亦言：「吾之心學吾之性，以成吾之德，時君時相之不見知，吾何為而不平哉。」學之正，習之熟，說之深而不已，此語極宜體會。

田愚解釋下的「學」之對象，是指人內在之善性，「學性以成德」，而不是向外覓「理」以求「心」與「理」之合一。

田愚所謂「學性以成其德」，指的是「學」的最終目的，略近於朱子所謂「明善而復其初」。朱子《論語集註》對「學」字的涵義提出如下之解釋：²³

學之為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覺有先後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，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。

朱子將孔子的「學」理解為一種效仿，是一種向外覓理的知識

²³ [宋]朱子：《四書章句集注·論語集注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校刊，1966），卷一，頁1-2。

活動。但是，朱子又明言，這種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「明善而復其初」，也就是將所效仿學習而得之「理」落實到心性之上。所以，朱子解釋下的「學」，雖然在發生程序上是一種向外覓理的效仿行為，但其本質狀況實是以心性修養的道德修為作為目的。我們可以說，朱子以「效」為「學」之手段，而以「明善而復其初」為其目的。明儒馮從吾說：「學所以求其覺，學然後覺」，²⁴均指「學」之目的而言。朝鮮儒者田愚以「學」指「學性以成其德」，乃依朱子學「性即理」之立場，必有之結論。

(2) 「知」與「行」之關係：

孔門教學之目的在於培養整全的人格，孔子所謂的「君子不器」(《論語·為政》)就是指整全人格的特質而言。具有整全人格的「君子」可以「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」(《論語·憲問》)。「君子」的人格是「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遜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」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，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(《論語·學而》)。具備整全人格的「君子」，孔子有時也稱之為「士」，因為他們具有完整的人格，所以他們的行為可以做到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」(《論語·子路》)。孔子有時也稱之為「成人」，這種「成人」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(《論語·憲問》)。先秦孔門講「學」均兼「知」「行」

²⁴ [明]馮從吾：《少墟集》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珍本，1979)，卷二，頁29-30。

而言。

朱子詮釋「學而時習之」章時，特別強調「學」之目的乃在於「行」，²⁵他說「學之為言效也」的涵義在於「以己之未能，而效未能者，求其解，皆學之事也」。²⁶朱子的詮釋都強調「知」必須在「行」上實踐。

朝鮮儒者在朱子學的典範之下解讀《論語》，非常強調「學」兼「知」「行」而言。十八世紀下半葉的李元培（字汝達，號龜巖，1745-1802）說：²⁷

臣元培竊以為學而時習之「學」，兼窮理力行而言，即三代所以教之之學，而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之學也，非異端之教，俗儒之習所廁列於其間也。

李元培說孔子的「學」乃「兼窮理力行而言」，這種「學」所窮之「理」乃是道德之「理」，是「大人之學」。

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朴宗永（字美汝，號松塢，？-1875）也從知行合一的角度解釋孔子的「學」，他說：²⁸

學者欲知其未知，欲能其未能也。而究其歸則兼知行而言，欲復其本然之善也。雖生知之聖，苟不學焉，則何

²⁵ 〔宋〕朱熹：《論語精義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6），卷1上，頁1-7。

²⁶ 〔宋〕朱熹：《四書或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），卷1，頁103。

²⁷ 李元培：《經義條對—論語》，氏著：《龜巖集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6冊，論語九，頁39-40。

²⁸ 朴宗永：《經旨蒙解—論語》，氏著：《松塢遺稿》，收入：《韓國經學資料集成》，第29冊，論語十二，頁397-398。

以到聖人之域乎？是以孔子曰：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」既學矣而苟不時習，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，故必曰「時習」，蓋其學習為自修而及人也，成己成物，由吾學習而成，則豈無所喜悅之心乎？孟子曰：「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」理義隨處充滿，無所虧欠，則自然中心悅豫，不知手之舞、足之蹈，其為悅容有紀乎？

總之，朝鮮儒者循朱子學之典範，解釋孔子的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均強調「學」固然以「復其本然之善」為目標，但是，實踐層次的工夫仍是必要之過程。

四、結論

儒家經典是東亞近世儒學史發展的原點，公元第十世紀以後中國、朝鮮及日本等地儒家學者思考問題，多半從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經典出發，如《論語》中孔子所說的「學」、「道」、「天命」，《孟子》中的「四端」，《中庸》的「七情」之「已發」、「未發」等，都成為中日韓儒者思辯之哲學問題。東亞儒者透過詮釋儒家經典的途徑，建構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儒家經典詮釋正是東亞近世儒學發展的動力。本文以朝鮮儒者對《論語·學而·1》的解釋作為主題，分析朝鮮儒者對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的解釋言論，及其所觸及的哲學問題。

本文之分析發現：朱子學是朝鮮時代朝鮮儒者重構孔子思想世界的思想資源。朝鮮儒者對「學而時習之」一語的解釋，

將孔子心目中的「學」放在《大學》「明明德」的思想架構加以理解。他們將「學」理解為「明明德」之工夫。朝鮮儒者也循朱子之思路，觸及「學而時習」的過程中，「心」與「理」之關係以及「知」與「行」之關係這兩個哲學問題。

朝鮮儒者大致採取「性即理」的朱子學立場，以「學性以成德」作為「學」之目的，而且認為「學」乃「兼窮理力行而言」，總而言之，朝鮮儒者解釋下的孔子之「學」，是《大學》中所謂的「大人之學」，也是一種德行之學。（2004 年 5 月 5 日初稿）

附錄：

朝鮮儒者有關《論語》註釋書目：

編號	書名	作者姓名及字、號	生卒年
01	論語釋義	李滉 字景浩；號退溪	1501-1570
02	論語釋義	李珥 字叔獻；號栗谷	1536-1584
03	論語質疑	李德弘 字宕仲；號艮齋	1541-1596
04	經書辨疑－論語	金長生 字希元；號沙溪	1548-1631
05	論語筭錄	金守訥 字君慎；號九峰	1563-1626

06	雜著—論語	鄭經世 字景任；號愚伏	1563-1633
07	筵中啟事—論語	李廷龜 字聖徵；號月沙	1564-1635
08	筭錄—論語	朴知誠 字仁之；號潛治	1573-1635
09	雜著—論語	趙翼 字飛卿；號浦渚	1579-1655
10	四書答問—論語	李惟泰 字泰之；號草廬	1607-1684
11	雜著—讀論語	李渠 字大方；號活齋	1613-1654
12	雜錄—論語	吳益升 字益升	1620-1679
13	思辨錄—論語	朴世堂 字季肯；號西溪	1629-1703
14	論語或問經義通攷	宋時烈 字英甫；號尤庵、 華陽洞主	1607-1689
15	經史記疑—論語	韓汝愈 字尚甫；號遁翁	1642-1709
16	論語問目	李世龜 字壽翁；號養窩	1646-1700
17	讀書筭錄—論語	林泳	1649-1696

		字德涵；號滄溪	
18	論語說	鄭齊斗 字士仰；號霞谷	1649-1736
19	雜著—論語說	李顯益 字仲謙；號正菴	1678-1717
20	論語講說	尹鳳九 字瑞膺；號屏溪	1681-1767
21	論語疾書	李瀾 字自新；號星湖	1681-1763
22	泉上講說—論語	李緯 字熙卿；號陶菴	1680-1746
23	論語詳說	魚有鳳 字舜瑞；號杞園	1672-1744
24	論語小註笱錄	韓元震 字德昭；號南塘	1682-1751
25	經說—論語	尹東奎 字幼章；號邵南	1695-1773
26	論語稟目（附：吾道 一貫辨、論語一貫說）	李秉休 字顯協；號貞山	1710-1776
27	論語講說	楊應秀 字季達；號白水	1700-1767
28	笱錄—論語	尹衡老 號戒懼庵	? - ?
29	論語講義	李崑秀	1762-1788

		字星瑞；號壽齋	
30	漢上經義—論語	金元行，字伯春； 號漢湖、雲樓	1702-1772
31	論語疑義	宋文欽 字士行；號閒靜堂	1710-1752
32	經義問辨—論語 (附：論語笱疑)	宋德相 字叔咸；號果庵	? -1783
33	經義—論語	任聖周 字仲思；號鹿門	1711-1788
34	經書疑義—論語	安鼎福 字百順；號順庵	1712-1791
35	論語笱疑	金謹行 字敬甫；號庸齋	1712- ?
36	四書通理—論語	白鳳來 字來伯；號九龍齋	1717-1799
37	笱錄—論語	金鍾厚 字伯高；號本庵	? -1780
38	四書纂註增補—論語 (附：小註考疑—論語)	柳長源 字叔遠；號東巖	1724-1796
39	讀書笱義—論語	魏伯珪 字子華；號存存齋、存齋、桂巷	1727-1798
40	經筵論語講義	金熹	1729-1800

		字善之；號芹窩	
41	四書問辨—論語問疑	洪大容 字德保；號湛軒	1731-1783
42	經義—論語	趙有善 字子淳；號蘿山	1731-1809
43	御製經義問對—論語	柳匡天 字君弼；號歸樂窩	1732-1799
44	論語笥略	朴胤源 字永叔；號近齋	1734-1799
45	論語說	魚周賓 字景國；號弄丸堂	1736-1781
46	雜著—論語	金相進 字士達；號濯溪	1736-1811
47	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—論語	崔左海 字伯下；號山堂、草堂、龍巖、尚志、乃菴	1738-1799
48	論語笥錄	金龜柱 字汝範；號可菴	1740-1786
49	御製經義條對—論語	奇學敬 字仲心；號謙齋	1741-1809
50	御製經書疑義條對—論語	高廷鳳	1743-1822
51	經義條對—論語 (附：論語小註記疑)	李元培 字汝達；號龜巖	1745-1802

52	雜識—論語	金履九 字元吉；號自然窩、贊善	1746-1812
53	講義—論語	徐澄修 字汝琳；號明臯	1749-1824
54	鍾鳴錄—論語	釋惠藏 字無盡；號蓮坡、兒庵	1772-1811
55	經史講義—論語	正祖	1752-1800
56	論語說	沈就濟 字子順；號謙窩	1753-1809
57	論語講義	李書九 字洛瑞；號惕齋	1754-1825
58	講說—論語	金羲淳 字太初；號山木	1757-1821
59	薪湖隨筆—論語	尹行恁 字聖甫；號方是閑齋	1762-1801
60	論語古今註	丁若鏞 字美庸；號茶山	1762-1836
61	論語手筭	丁若鏞 字美庸；號茶山	1762-1836
62	講說—論語	趙得永 字德汝；號日谷	1762-1824
63	雜著—論語	吳熙常 字士敬；號老洲	1763-1833

64	時習錄—論語	姜必孝 字仲順；號海隱	1764-1848
65	講義—論語	姜彝天 號重庵	1768-1801
66	東儒四書解集評—論語	柳健休 字子強；號大埜	1768-1834
67	魯論夏箋	徐俊輔 字穉秀；號竹坡	1770-1856
68	論語筭疑略	李漢膺 字仲模；號敬菴	1778-1864
69	論語四勿	崔琳 字贊夫；號畏窩	1779-1841
70	四書問—論語	金魯謙 號性菴	1781- ?
71	隨得錄—論語	鄭裕昆 字德夫；號晚悟	1782-1865
72	四書辨疑—論語 (附：經書八圖—第三論語圖)	崔象龍 字德容；號鳳村	1786-1849
73	雜著—論語	李恒老 字而述；號華西	1792-1868
74	答問類編 論語	奇正鎮 字大中；號蘆沙	1798-1876
75	論語演義	金在洛	1798-1860

		字大淑；號養蒙齋	
76	論語原思	韓運聖 字文五；號立軒	1802-1863
77	讀論語筭錄	申弼欽	1806-1866
78	經旨蒙解—論語	朴宗永 字美汝；號松塢	? -1875
79	讀書私記—論語	南秉哲 字子明；號圭齋	1817-1863
80	論語筆程	李象秀 字汝人；號晤堂	1820-1882
81	論語學而篇總論	李瑀祥 字禹王；號希庵	純祖—高宗
82	經義—論語（附：問目）	朴文一 字大殊；號雲菴	1822-1894
83	四書攷略—論語	盧佖淵 字漢若；號克齋	1827-1885
84	論語筭疑	金興洛 號西山	1827-1899
85	論孟經義問對—論語	徐基德 號石南居士	1832- ?
86	論語說·論語講義發問	柳重教 字穉程；號省齋	1821-1893
87	論語記疑	張錫英 字舜華；號晦堂	1851- ?

88	經說—論語	李壽安 字可允；號梅堂	1859-1921
89	李寒洲論語笱義辨	許薰 字舜歌；號舫山	1836-1907
90	讀論語	田愚 字子明；號艮齋	1841-1922
91	經義問對—論語	李嶽 字峙穆；號桂陽	1842-1928
92	經傳講義—論語	柳麟錫 字汝聖；號毅庵	1842-1915
93	論語笱記	安泰國 字舜卿；號暘谷	1843-1913
94	論孟講錄—論語	吳麟善 號綱庵	1841-1905
95	茶田經義答問—論語	郭鍾錫 字鳴遠；號俛宇	1846-1919
96	論語雜錄	李竣 字伯欽；號槐園	1812-1853
97	論語集註・集註詳說 (附：論語或問)	朴文鎬 字景模；號壺山	1846-1918
98	雜著—論語	鄭灝鎔 字護汝；號竹逸	1855-1935
99	雜著—論語	安在極 字箕五；號思菴	1879-1940

100	論語筭疑	李瓊錫 字孔彥；號醒齋	1892-1949
101	論語講義	申晟圭 字聖日；號遜庵	1905-1971
102	論語筭錄	鄭載圭 字厚允；號老伯軒	? - ?
103	講義—論語	任百禧	? - ?
104	經義問答—論語	車鴻	? - ?
105	答問篇—論語	鄭時林	? - ?
106	論語	沈大允	? - ?